

编者

11月1日至7日,由储福金、丁庆中等多位知名作家组成的采风团到海南参加“文学名家谧境保亭体验行”活动,深入保亭腹地采风,并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和视角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挖掘保亭的风物人情。

人生况味

## 爷爷的宠物

■ 汤飞

爷爷从裤包里掏出一块钱,让我去村里的小商店买根火腿肠。倘在平时,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夺过钱撒腿而去,可此刻心中却无半分高兴。因为美味的火腿肠并非犒劳我的,而是那只可恶小猫的口中食!

此猫作为救世主驾临我家,爷爷为之豪掷数十元的转会费。虽然无神论者从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,但对于正遭受群鼠欺凌的人家而言,一只勇猛的猫咪绝对是大救星。它除了头顶有一抹灰色之外通体白色,萌得无法无天。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小子,在得知要喂它火腿肠之前。

白猫来我家时刚刚断奶。爷爷调了奶粉,装在奶瓶里喂它。猫咪茁壮成长,为改善伙食,爷爷又打算喂它火腿肠,这可是我和藕妹难得一尝的高级食品。

爷爷剥去火腿肠的封皮,折一半给小猫。只见它慢吞吞地凑上去,闻一闻,又警惕地暗望四周,确定无人无狗亦无猫与之争抢后才小口小口地咬食。瞧它那悠闲嚼瑟的文艺范儿,一旁的我直恨得牙痒痒。

爷爷的宠爱很快得到了回报——夜间的阁楼再不是老鼠们的菜市场,肥老鼠遇上精壮猫咪,自然有来无回。我们都爱这只业务能力强、外貌超漂亮的家庭成员,爷爷一到家便叫唤它,抱着喵星人的头亲上一口,并常常带回一块猪肺奖励功臣。

遗憾的是,其乐融融的日子未能永远持续。某日,家中院里久不见猫咪身影,大家急忙四下寻找,毫无踪迹。此后数日,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,爷爷甚至到邻村去打听,仍旧无果。日子一长,希望渺茫,满心期待终究没有变成奇迹。

当有鼠辈又开始猖狂时,另一只灰色的猫如神兵般天降,继续白猫未竟之事业。乡下人家,猫治内患,狗御外“敌”。我们安了内立即攘外,从远亲家引进一只中华田园犬,因全身白毛而得名“小白”。爷爷延续爱猫的传统,喂了它许多腌制肉,小白四肢“长拐了”,只得按照医生的叮嘱,在狗粮里添加钙片。成年后的小白健壮灵动,体格明显好过其它同类型犬只,忠心耿耿地看家护院,深得我们的欢心。十年前的劳动节,爷爷从姑姥爷家带回一只小型宠物狗。品种并不纯正,狗毛色纹如同奶牛,因而为之取名奶牛。它比小白更聪明,会开门、剥花生,卖萌献媚,讨人喜欢,还会跟在小白身后装腔作势。不过,它知道小白的大哥地位无从撼动,所以安安分分地扮演好小弟的角色。每当爷爷在厨房切肉的时候,它俩总会一前一后地闻香而往,小白安静地坐在爷爷腿边,眼巴巴望着他的手,奶牛则心急如焚地跳来跳去。爷爷必定会呵呵一笑,分别喂一块肉,并说“够了够了”。我们的剩饭都是它们哥俩的正餐,否则爷爷宁可自己少吃些,或者专为他们开小灶煮点面条。遇上这样的主人,绝对是小白和奶牛的福气;有这样的爷爷,绝对是我和藕妹的幸福——现在网上不是说会养宠物的男人最有爱吗?

幸福一直被嫉妒,爷爷的病情宛如晴空霹雳,给了这个家沉重一击。母亲说,养病期间,小白和他形影不离,那时它已经变成老白了,爷爷唤之“白娃”,仿佛它是一个人。爷爷辞世后,我赶回家,白娃一下子老得不成样,毛色暗淡,脱落甚多,而且瘦得皮包骨头,浑不似从前之健硕,见到我也不亲热,摇摇尾巴就远远躲开。我心疼地拿块肉塞到它嘴边,它只是闻闻,然后站起来有气无力的缓步而去。

没几天,母亲在小白的窝里发现它的尸体,一家人惋惜不已。从此,奶牛形单影只,告别王子一般的生活,靠奶奶照料。一年不到,未知何故不能便溺而亡。爷爷的宠物时代至此终结,它们继续生活在每位家人的记忆里,永远快乐。

椰乡

投稿邮箱  
hnrbyfb@sina.com

颠簸的山路,巴士喘息着行进。一条没有尽头的水泥路。数不尽的弯,弯去又弯回。上坡下坡,下坡上坡。折叠着重复着。那里的门敞开着。站在门边的,那些身姿,那些椰子树、槟榔树、芒果树、榕树和橡胶树。飞蹄的鸟雀,践行的鸭鹅。

那条路虽然狭窄,却能从寂寥之夜,到达喧嚣的白昼。那也是我的必经之途。这扇门早已打开。在黎族人和苗族人的歌舞中,在山栏酒迷人的香气里,我已到达和深入。

你的门是竹编、藤编、草编,或者是槟榔木而制。依次敞开,多么明朗。一双双眼睛,一片片叶子,一朵朵花。时间的利刀,分明刻上强烈的渴求,更大更高更宽的门,让一切自然地流入。变更,有着更深奥的意寓,那不易破解之迷。除了光色、气息和声音的表达,不会更确切。

你那些门,进出自由。风,兽,鸟,虫。山谷的林带里的畜群,草地上的鸡,湖中的鸭鹅。

在白天和黑夜独行,无形的时间侵蚀着生命。有力的手,用力地牵扯,将黑夜和白昼弯制出巨大的拱形之门。来了,更多的物种。确切地表达,直抒胸臆。朴质且虔诚,饱满且坚实。握着强烈的籽,新鲜的卵排列着。

母系的门,那远去的文身的背影,织物上的花边,中心的蛙形图案。从而阐述了爱的广阔和辽远。

从你的门里流逝的日月星辰,鸣叫的鸟从林中划过,如此之快,霎时不知去向。

深夜,我在你的门里,在白色的床上,帷帐已经落下。你已将我容纳,可是我久久不能睡去。在你银饰的门里。在这里,从黑夜窄路上漫步,钻进白昼的山谷。一扇一扇一扇,那些门中

## 保亭：神性与诗意

■ 丁庆中

的花叶,盛宴的桌案,刚摘下的椰果和菠萝蜜果。到血液,到骨髓,到思想的根部。刀耕火种,就是让那些新鲜的气味溅出,到每一张脸上,袭入肺腑,浸润肢体。

你的门,各式各样的门。用门来展示自己的胆识和力量,拼接上古老的图腾,散发着强烈雌性气息的纹痕。用你的手,用你的头,用你的脚,用你的胸膛,伸拉出一个民族的繁盛,使之永不湮灭。

沿着木板小径到达田野。稻谷在昨天已经成熟并收割。在收割的谷茬上,又长出了新的稻苗。在靠近木径的左边,那个黎族农妇,正用提桶给菜地洒水。在她的身下,是流动的泉水。

田园的左边,是一条水泥路。一排三层楼房。这是现代黎族人和苗族人的安居之所。在屋舍的前面,是往日的池塘、鸡鸭和狗。在这里,所有的布局,那些格式,似乎就连语气也有所变更。这些村寨,这些人,将以新的面孔展露：现代文明。

在这里还展示着黎族人往日的茅屋。用槟榔木和茅草所搭建的屋顶,用木棍扎起的墙壁。地面潮湿阴暗。

我在陋屋,透过窗子,举眼望去。那一座山,多么像一个挑夫的暗影。一个挑夫,还在用那么久远的扁担。我望着他,他似乎没有看见我,低头与我擦肩而过。他挑着担子渐渐远去,在拐弯处,树林遮挡了他的影子。

布隆塞之夜,燃烧的篝火,不尽的欢歌。夜的篝火将天空照亮。让我们相邀,与群山和丛林,阿哥阿妹们手牵

手跳一曲黎族苗族之舞。

篝火在燃烧,篝火越燃越旺。在这个山谷,就让我们放纵自己吧。

这是一间别有格调的民宿。窗外是树林和田野,一条水泥路消失在拐角处,被树林遮掩。一辆大挖掘机吭咏着前行着,在上一个陡坡。过后,一切便平静下来。

现在,夜之门刚刚洞开,那一束亮光,和四溅的火星。

那些土地并不因为狭小而限制你的想象力,凸形的山体 and 凹形的山谷。夜,使铁石也变得柔软。这样,使我们肆意地舒展思想的四肢。大脑和肌骨共同发达,随着椰鸟吹奏,敲响古老的方形的木琴。我在读你的声音,那些带有韵脚的字,就像蝴蝶扑打着双翅,在空中徘徊,就像天使,缓缓落在我的眼前,边舞边唱。这声音就是你的门,那么敞亮,那么通达。

一声鸡啼,天亮了。

峡谷里的思想者,独木器具艺人。就是要解开那些谜团,在山谷缠绕多年丝丝缕缕的雾霭与从山缝里裸露出的阳光,恶狠狠的刺竹和香甜肥硕的菠萝蜜象,你刚毅的神情。用你的细指,指肚,精灵之手,完成一个完美的雕件。

你曾经制造过独木船,在展览馆摆放。你一直想象,划着它,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。在湍急的水中,一直到大海的波涛之中。你在山谷里的家,乱糟糟的独木器具摆满了屋子,并落满了尘埃。

你曾经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就读过四年。之后,你归来了,你从梦境

## 亭楼下的谧境

■ 王童

一  
芭蕉叶上浸透着风情  
菠萝蜜里蕴含着蜜意  
椰子汁里流淌着润津  
三色饭中弥漫着稻香  
人在天边上走  
雨林环绕着彩云飞舞  
瀑布在倾泻  
古树在诉说  
昨天今天与明天  
远古的故事交织到未来  
那轮日出  
在谧境里升起  
那只帆船从梦眼中泛波  
糯米酒煮沸人潮  
诺丽果垂挂嘴边  
橡胶在夜色割出  
声笛吹出幽怨的愁绪  
黎乡里的民歌  
织锦间的彩云  
二  
方言的图案  
嵌着生命的符号  
天地日月  
山石树精  
交织着造物的崇拜  
……  
铿锵玫瑰在竹竿中盛开

攀上乔木树尖  
椰子果天雨散花  
那歌声遗在乡间小路  
三  
翠绿的湖  
神玉的岛  
雾霭袅娜聚合  
山峦婉转曲迎  
栈桥通向迷津  
涟漪中的白塔叠影幢幢  
寿星佬在长乐宫恭接水上来  
客  
那神秘的星空  
那沉醉的眼睑  
透出月色的抖动  
烟女轻盈的秀足  
山间鸬鸕啾鸣的回音  
草房茅屋里的文房四宝  
品茗茶叙吟诗作画  
泼墨出山色凌空  
书写出上善若水  
保亭是一座遮天盖地的长亭  
亭下是这样的阒静  
亭下有一处超然的谧境  
保亭的亭楼下藏着繁盛的闹市  
（王童,作家,北京东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,作品多次获奖。）

可能。  
坐下来,静下心来看看眼前之景,这里水光映着树草之色,映着山色,映着天色,格外明净,这一片山中,只有我们,再无其他游人,格外幽静。这是一块没有开拓的景区,青山环抱,从树茂林,溪口流瀑,一切自自然然,毫无人工之雕琢与堆积,是城市人很难看到的美景,并不比那些有名的景致差了多少。

一恍惚,再看那边水面上出现了一只鹅,生得甚是奇特,看壮硕的体型不像是野生的,但它从长长的嘴到半截脖子上都是纯黑的,不同于家鹅。它伸长脖子叫了一两声,像是召唤着同伴,却又不见草从边走出另外的鹅。此鹅悠然自在地迈着小步,并不在意有人注视着它。它站在崖边浅水上,环着长须在翅根处搓揉,感觉那水流得更清,更缓,更明亮。此山,此水,此鹅,还有那看而未看全可以想象的小瀑布,在我观赏的心境中,呈现着难得的景。

回去再经过农田,听到了一阵音乐,乐声悠悠扬扬,落进那瀑布中。人生所安,于安中得心、得静、得乐、得欣赏。这也是我这个年龄人所安。

（储福金,作家,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年度大奖、金短篇奖、紫金山文学奖等。）

风物写意

## 茯苓霜

■ 王吴军

读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一书,看到在第六十回看到了茯苓霜这种药:“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,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,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,又笑道:‘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,谁知这五日一班,竟偏冷淡,一个外财没发。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,送上了头两小簋子茯苓霜。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簋作门礼,你哥哥分了这些。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,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,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……”

其实,茯苓霜就是碾碎的白茯苓的粉末,不过,看来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是懂得医道的,他在《红楼梦》里详细介绍了茯苓霜来历和服法。

说起茯苓霜,就不能不说茯苓这味中药。

茯苓又名伏灵、松苓、伏菟,是多孔菌科寄生植物茯苓的菌核,常常寄生在植物赤松或马尾松根部,唐朝诗人李商隐写过“碧松之下茯苓多”的诗句。依附于松根而生者称为茯苓,抱附于松根而生者称为茯神。不过,虽然《红楼梦》说茯苓霜是广东的官员进献的礼品,但是,茯苓的主产地却不在广东,而在云南、湖北、安徽、贵州、四川等地,云南所产的茯苓最好,称为云苓。茯苓有滋补和健脾的功能,而用白茯苓制成的茯苓霜又是茯苓的精华,其作用就更好了,所以,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广东的官员们才会不远千里把茯苓霜送给贾府的女子,但是,贾府的那些女子喜欢茯苓霜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滋补和健脾的功能,最重要的是它的美容作用也非常强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一书里,还写到了茯苓霜被盗的事情。其实,这是《红楼梦》里的一件错案,但是,单单从茯苓霜的美容作用来看,还是不错的,可以猜测,无论是年轻的宝钗、黛玉,还是年老的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,她们都是皮肤白暂细腻,或许就是因为经常食用茯苓霜的原因。

的确,茯苓有健脾祛湿的作用,能使皮肤更白暂更细腻。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就说常吃茯苓可以面若处子,意思是说经常吃茯苓可以让容颜像妙龄女孩的皮肤一样白暂、光滑。清朝的慈禧太后是一个爱美的女人,即使到了晚年,慈禧依然喜欢吃茯苓饼这种小点心,所谓茯苓饼,就是用茯苓细粉、米粉、白糖各等份,加水适量,调成糊状,再以微火在平锅里烙成的极薄的饼子。

清朝的慈禧太后喜欢吃茯苓做的饼子,就是想借助茯苓的肌肤润泽、延缓衰老的功能,让自己永远年轻漂亮。据说,茯苓饼还是香山法海寺的老方丈向慈禧推荐的,老方丈向慈禧进献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圆饼数枚,告诉她:“人生在世不求仙,五谷百草保平安。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所制,名曰‘茯苓饼’,有养生健身之奇效。”从此,慈禧经常吃茯苓饼,她的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。

中医古籍中有茯苓露的炮制方法,是将鲜茯苓取皮,磨浆,晒成白色的粉末。这种白色的茯苓粉末稍生色如白霜,质地细腻,因而得名“茯苓霜”,《红楼梦》中说它是“怪俊的白霜儿”,真是生动逼真。

《红楼梦》里写到的广东官员到京城荣国府想谒见贾政所带的三簋茯苓霜,是给贾政送礼。贾政是皇帝恩赐的工部员外郎的官职,管着国家的工程,是个肥缺,外地的官员想揽一些工程,就要送礼孝敬贾政,当时,茯苓霜是稀罕物,所以,广东的官员就带了三簋茯苓霜到贾府。这一节曹雪芹写得很有意思,原来柳家的她哥哥恰是荣国府的门官,广东官员送的茯苓霜,他得到一大包,于是他媳妇分出一小包给了柳家的。茯苓霜用滚水冲饮大补,柳家的女儿身体虚弱,正好可以享用。然而,接下来就是因为一包茯苓霜,弄得整个大观园里沸沸扬扬,直到后来抄检大观园撵出司棋赶走晴雯,都跟茯苓霜有关。

还有一种牛奶茯苓霜,做法是先在瓷碗上铺一块干净的纱布,然后把选好的白茯苓放在纱布上,隔水蒸半个小时,把蒸好的茯苓和牛奶一起倒进搅拌机打碎,倒进砂锅用大火烧开,稍微冷却后,加入适量的蜂蜜就可以了。牛奶茯苓霜奶香浓郁,香滑细腻,日常吃上一碗,既饱了口福,又有美容和养生之效,真是一举三得,何乐不为呢?